



世间仍有汪先生

寇建斌

方圆几十里，提起汪先生，几乎无人不晓。如今，每个村子都有医生，有的还不止一人，有临街门脸儿，挂着惹眼的招牌，身穿白大褂，摆满诊疗器械，像模像样。可是，被尊称先生的只有汪大夫。

汪大夫穿着打扮跟村里人一样，平常有活就干活，没事就看书，病人登门就瞧病。找他瞧病的有两类人，一是别人嫌没钱赚不瞧的，再就是别人瞧不了的。汪大夫一律笑脸相迎，关键是能给瞧好，花钱不多，甚至不用花钱。

其实，村里人通常不叫他先生，连大夫也不叫，喊他胖儿爷。他辈儿大，大名拗口，多不记得，老少都这么叫。胖儿爷，估计是小名。人呢，不胖，瘦骨嶙峋的；更不呆，一双眼睛黑亮清澈，能看透人心底，也能映出人影儿。素常笑眯眯的，见谁都一副菩萨模样，倒很有“爷”派儿。先生，是遇见大事背地叫的，说“快去请先生！”三里五乡的人来，也说是“请先生”。一提先生都知道是谁。

汪大夫老伴儿早逝，留一傻儿，相伴度

日。他看病就像拉家常，轻言慢语，不急不躁，定力十足，病人一见他，病先自好了多半。一般小病，他很少开药方。接骨、推拿、扎汗针、拔火罐，凡是用手能解决的，就不用药。用药也多用偏方草药。开春，孩子爱长“疳腮”（腮腺炎），他用毛笔蘸上药水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涂个黑疙瘩，很快就消了。斑秃，用姜皮擦；胃积食，吃油炸鸡内金；跑肚，烧独头蒜。地里的野草野菜，都能拿来治病，让人自己去弄……诸如此类，一两句话便把人打发走。确需用药，则会一笔一画开方，可在他药斗子现抓，也可带走药方，去别处买。一比较，就晓得救他便宜。

有人看他好说话，便动了歪心思，生下一个孩子羸弱，怕不成人，又不忍弄死，便找他开药让孩子得个“好死”。他笑，“这容易，你每天喂他两根小白嘴（一种麻山药），连吃一百天，就成全他了。”这家人照着去做，吃到一百天，小孩胖了，壮了，欢蹦乱跳的，再见面臊得满脸通红。

还有一家，男人嫌老婆肚子鼓不起来，

总打老婆。老婆吓得像丢了魂儿，整宿睡不着觉，面黄肌瘦脑壳疼，来找汪大夫。汪大夫给她开了方子，只四个字：生铁落饮。女子让给抓药，汪大夫说不抓药，你家就有。然后告诉她具体怎么做。女子回家就磨菜刀，从早磨到晚，把磨刀水倒进锅里，扔上几颗红枣煮，拿瓢舀了喝。男人看了恼火，又要动手，一瞅旁边磨得锃光瓦亮的菜刀，没敢。连服几天，女子好了。过了三月，肚子鼓了。男人带着老婆来道谢，夸方子灵验。汪大夫瞅着他俩笑，啥也没说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，汪大夫老了，把脉不再那么准，扎针常跑了穴，拔火罐老掉下

这天清早，汪大夫写了张纸条，让傻儿交给村西头的一个年轻人。这人得过小儿麻痹，腿瘸，走路鸭子划水似的。汪大夫少有的严肃，一条接一条提问，这人应答如流。汪大夫笑了，就留下了他。人们这才晓得，他早有徒弟。

几年后，年轻人出徒了。汪大夫歇了手，一旁歇着他把脉、开方、抓药。年轻人谨遵教诲，做得分毫不差。村里人开始管汪大夫叫老先生，管年轻人叫小先生。有一天，老先生正笑眯眯地看着小先生给人把脉，忽然闭上眼睛，再没睁开。

小先生除了腿脚不灵便，哪儿哪儿都像汪大夫，找他瞧病的依然很多。傻儿升级为傻爷，不愿意守着他，从东街到西街，从南街到北街，满村转着找胖儿爷。到饭点，有人喊：“胖儿爷在俺家哩！”傻爷就跟了去，这家就端饭给他吃。

小先生拦着不让傻爷出去，傻爷一膀子撞开他，还是从东街到西街，从南街到北街，满村串。到饭点，有人喊：“胖儿爷在俺家哩！”傻爷便乐颠颠跟了去。

棉花套子雪扬了半宿，搅得老万夜里这觉都没睡踏实。这不，外面还黑咕隆咚的，他就舞扫帚抡锹，从里到外沙沙、咔咔，清理开了泛着青光、没脚背子的积雪。

昨晚掌灯时分，在省城工作的儿子打来电话，说是春节带女朋友来家过年。这消息像定心丸，让年近六十的老万两口子悬了多年的心，一下子落进了肚子里。

雪飘了半宿，公路、田野一片茫茫白色。让老万盼儿回来那颗高兴的心，不由得又提溜起来。明个儿是腊月二十九，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，这么大的雪，开车多危险啊！我得趁年少人稀的时候清扫，不然这雪被踩踏结实冻成冰道，儿子载女朋友的车咣咣咣溜进村可就危险了。不行。宁可早起自个儿辛苦点，也要保障孩子们的安全。

嗒嗒嗒。清晨天寒地冻，老万却全身热汗流淌。一路清扫到离村头与公路拐弯处十几米的地方，天刚放亮。眼瞅着这雪快扫完了，老万出了一口长气，美滋滋抽根烟正想歇一会儿。猛听得咣的一声，这麻雷子般的闷响，在清晨寂静的雪野上很是刺耳。紧接着就是吱吱吱，咣咣咣，咣当一下。这声音听起来更是让人心惊肉

奇怪的来电

刘国瑞

小张打来电话，问我：“你在哪呢？”我说：“在家呢。”小张很吃惊，说：“不会吧？”话没说完，就挂断了电话。

我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小张在单位里冒冒失失，听风就是雨，是个出名的冒失鬼。今天忽然扔下这么一句，真不知演的是哪一出。

不一会儿，小李打来电话，问我：“你在哪呢？”我说：“在家呢。”小李问：“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这还有假？”

小李自言自语，嘟囔了两句，也没听清说的什么，就挂掉了电话。我抬头看着窗外的天，和往日没有什么两样。天空像稀释的蓝墨水，蔚蓝。几朵云像游山逛水，自由自在，洁白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，家中有事我刚借公休歇了几天班，小张和小李就打来这么稀奇古怪的电话。电视机的屏幕上，《扫黑风暴》演得正激烈，我却兴趣全无，关上电视，我拨通了办公室的电话。

我问小王：“单位发生了什么事，小张小李都问我在哪？”

听上去小王好像心不在焉，哦了两声。说：

跳。老万拄拐起脑袋一看，坏啦！出车祸了！前面两辆卧车发生了刮碰，一辆冲进了道沟，一辆撞在了树上。后边的那辆，八成看前面拐弯处出了车祸，踩刹车急了点，加之道上结冰路滑，一下发生了侧翻。望着远处晨雾中，一辆又一辆闪着大灯不断涌来的车辆，老万不由得担心起开车回家的儿子。操蛋的路滑！老万一边嘀咕着，一边寻找着东西。我得弄些东西，设置点提示，让车慢行，要不还得撞上。他蹬锹想挖些土块扔路面上，可道边上的土，似铁板冻得登登的，压根儿就挖不动。弯腰就想就近寻觅一些大点的树枝，瞅了半天也没找到。最后他只得一边给媳妇和当村支书的发小打打电话，喊乡亲们来救人，一边颠跑到半里远的玉米地，一手抓起一捆晒晒在那的玉米秸秆，哗哗抖撒在结冰的路面上。

几个路过的司机，看老万一个人施救忙不过来，纷纷停下车。有打110报警的，有叫救护车的，有跑到事故车辆前，同老万一起拖拽伤员的，有将侧翻车辆里的一家三口救出，用自个儿的防寒服把瑟瑟发抖的孩子裹裹好。当村支书的发小和十几个青壮乡亲都呼啦啦赶来了。大伙儿一起动手，拽车门，破车窗，拉伤员，

人声鼎沸，现场一片忙乱。有人把这见义勇为自发救助车祸伤员的事情发到了网上，犹如一滴凉水落入滚烫的油锅，迅速得到了众多网友的点赞和好评。当老万和乡亲们把呻吟不止的伤员扶的扶、背的背，刚放到安全地带。呜呜鸣着警笛，红蓝光警灯闪转的巡逻交警和120救护车也到了。望着消失在淡淡晨雾中的救护车和警车，老万这才长长松了口气。当细心的媳妇和随后赶来的乡亲们，把热腾腾的姜汤、面包、火腿、方便面等，塞到他周遭儿施救人员手里时，这会儿的老万才发现自己的双手浸满了血渍。

太阳从白雪覆盖的东山巅升起来了，老万心里觉得暖乎乎的。拾起一旁的扫帚和铁锹，继续除扫公路与村头交口，那十几米没清理完的路面积雪。发小和乡亲们一起动手，路面上的积雪，很快就打扫干净了。

太阳还没爬上树梢，儿子就载着女朋友开车安安全全回来了。老万和发小孩子般高兴得燃响了鞭炮，噼啪、叮当，这喜庆欢乐的鞭炮，同村里嗖嗖嗖不时窜上天的钻天猴和礼花遥相呼应，把这整个雪野、乡村的年味炒得越发浓重，越发的香甜了。

“主任，可能他们这两天没见你，惦记你呗，主任，你啥时来上班？”

我说：“还得几天，我忙完就回去。”

“这个……那个……”小王吞吞吐吐。

“什么这个那个的，有话直说，有屁快放。没事我就挂了。”

“主任，你看这两天你是否能先回来一下？”

我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小王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说有事吧也没事，说没事吧也有点事。”

这个小王，原来挺爽快的一个人，今天怎么了，说话含糊糊糊。第二天，抽时间我开车去了趟单位，看大门的小邓一见我从车里探出头，惊得把嘴张成了大写的O。

停下车，上了楼，来到办公室。小王见我来了，立即站起身。

“怎么了，这几天我不在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我问：“这个、这个……”小王支支吾吾。

“快说啊，啥时学得婆婆妈妈了。”

“主任，这几天你没来，局里传得风生水起，说得有鼻子有眼。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说你被纪委羁押了，正在接受调查。”

我听后不但没急，反而笑了，问：“想不到我一个小小的主任，还引起了人们这么大的关注。谁说的？”

小王把门拉开一条缝，探出头往外瞅了瞅，关上门，神秘地小声说：“反正人们都这么传。你想想，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”

“我才懒得管呢，只要自己站得直，行得正，别人愿咋说就咋说，谣言止于智者。”

走出办公室，正好和小张碰了个对头。

小张先是一愣，随后一脸苦笑，说：“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”

下楼在电梯里和小李不期而遇，小李有些尴尬，红着脸说：“误会误会，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，有人和你同名同姓……不过，没事最好，没事最好。”

我正要问个详细，一楼到了，电梯门一开，小李慌忙离开了我。

天气预报说今天没雨，却不知为什么，乌云把天空压得死气沉沉，还没回到家，雨就落了下来。

想来想去，次日，我把家里没干完的活委托给了内弟，公休未歇完，就提前上了班。

情暖雪路

陈利

观沧海 土地的记忆与性格的映照

——论《地啸》中的国民性揭示与意象构建

张宏图

读过长篇小说《地啸》后，笔者有一个深刻的感受，那就是作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，作者王方晨并未常规性地止步于对战争场景的再现，而是将叙事重心置于战争对人的影响，深刻地塑造并揭示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。

正如房伟所说，“《地啸》的狂野和悲怆，使其成为一部大气磅礴的民族史诗，有着莫言《红高粱》的神韵。残酷的战争不再作为封闭性的历史事件，而是被视为塑造国民精神的结构性力量。”这一评论精准点出了作品的核心特质，笔者非常认同。但笔者认为，“塑造国民精神”也可以表述为“揭示国民性格”。

作品中代表国民性格的人物是罗得宝，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。他是受齐鲁文化、孔孟之道熏陶的人，身上有着深深的传统文化烙印。他守旧而又敢闯，善良而又狭隘，吃苦耐劳而又胆小怕事，对生活有着美好的向往而又囿于现实的苟且。他想杀死小虾，良心又让他不能杀；他想报复老萧，又因民族大义不能报复；他不敢杀敌，又有杀子之恨。战争、灾

害给他带来的生存压力，传统文化给他带来的潜意识心理压力，让他始终处于纠结和矛盾之中，内心始终处于挣扎与痛苦之中。这让罗得宝成为作者笔下最生动的人物，这个人性、文化性格的矛盾体，使其成为一个典型性人物，也使其成为抗日战争题材文学人物中极具代表性的存在，从一个侧面显示了《地啸》有别于传统战争叙事对事件过程的聚焦。它以土地为锚点，以个体命运为脉络，将残酷战争转化为揭示国民性格的结构性力量。

小说题目“地啸”是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，其内涵远超字面意义，成为土地意志、民族苦难与精神觉醒的三重隐喻。“地”是作品的精神内核。它不仅是生存的载体，更是民族根脉的象征。“开垦荒地，建造村庄”的过程，是族群与土地建立精神联结的过程；而日本人对家园的毁灭，本质上是与土地意志的践踏。“啸”则是土地的呐喊与民族的抗争，它既指战争带来的大地浩劫，也指被压迫族群内心的悲愤与反抗。不同于传统战争叙事中的“炮火轰鸣”，“地啸”将抗争的主体从个体

升华为大地与族群的共生体，凸显了“狂野和悲怆”的史诗特质。

更深刻的是，土地的“啸鸣”不仅是苦难的宣泄，更是精神的淬炼。战争摧毁了物质家园，却让族群在与土地的共生中觉醒了民族意识——“地啸”的背后，是土地承载的苦难记忆，更是民族精神的重生。

“水注”则是作品中另一极具深意的意象，它既是英雄精神反思的镜像，也是民族记忆的载体，在不同章节中承载着不同的精神内涵，形成了完整的意象演进脉络。“英雄走过的大地上，遍布着明亮的水注”，此时的水注是战争落幕的象征，也是英雄自我审视的镜像。战争的血雨腥风褪去后，英雄在水注的沉静中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知：从复仇者回归为土地的守护者，从战争的参与者转变为精神的反思者。水注的“明亮”与战争的“血腥”形成鲜明对比，成为精神净化与重生的象征。

到了第四章，水注的意象从个体反思，延伸为家族记忆与民族乡愁。水注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，而是连接过去与现

在、英雄与后代的精神纽带。“故乡在远去，水注也正在消失”的叙事，暗含着民族记忆流失的焦虑；而“英雄的后代踏上了回乡之路”，则象征着对民族根脉的追寻与精神家园的重建。水注的消失与重现，对应着民族记忆的流失与唤醒，让作品的主题从个体精神困境升华为民族记忆的传承，进一步强化了史诗的精神厚度。

纵观整部作品，《地啸》通过“地啸”与“水注”两大核心意象，完成了对民族史诗的独特建构。它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残酷细节，却以土地的苦难与重生、个体的迷茫与觉醒，将战争转化为揭示国民性格的结构性力量。正如《红高粱》以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为载体，彰显民族的强悍生命力，《地啸》也以土地的“啸鸣”与水注的“映照”，勾勒出中华民族在苦难中的性格铸炼过程。土地不仅是物理空间，更是历史记忆的存储器；水注不仅是自然景观，更是民族自我认知的镜面。英雄的后代追寻正在消失的水注，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断裂历史的有意识连接，是对民族精神连续性的主动建构。

健康早晨醒来，躺在身边的老婆尚在睡梦之中，盯着老婆的桃腮玉腴，不由得伸出手臂又将老婆拥入怀中。被弄醒的老婆只抬了下眼皮，侧转过身，给了他一个光洁的后背。健康知道，老婆的气还没消尽呢。

起床洗漱过后，健康独自到离家不远处的一家早餐店里解决自己的早餐。

健康不怨老婆，只能怪自己无能。去年春节回家带给老婆的工资是五万二，今年恰好反过来，只有二万五。老婆不高兴在情理之中。但老婆没拿钱说事，倒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他说话，劝他明年就别再出去了，现在县里和镇上办了好多厂子，在家门口一样能挣到钱。

健康抹不开面子，不就是嫌我挣得少了，明年我一定给你翻两番。

早点店里有七八个吃客，有人在吃，有人在等。健康点了碗肉丝面，坐在一个空位上静静地候着。约莫过了三五分钟，对面坐上了个穿米色羽绒服的中年妇人，面条也随之而来。健康伸手去端，却被妇人伸手先抢了去。健康说，这是我的面。

妇人瞪圆了双眼：“你这人真怪啊，抢七抢八，还有抢人家面条的。”

“你刚来，怎么会是你的呢？”

“谁说刚来的就不能吃这碗面了，我问你，哪家有这条规定？”妇人火气愈发大了起来。

闻声过来的老板娘劝健康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人家吃了要去上班，我就给你做好送吧。”

“奇了怪了，大清早遇见这么个不讲理的……”女人嘟囔了句，然后不管不顾地低头享受起她的早餐来。

健康张口结舌，结结实实先吃了一肚子闷气。回到家，屁股刚落座，老婆递给他准备好的包裹。

“你去趟我妈家吧，把妈过年的新衣服送去，顺便把年货送了。”

丈母娘家在离县城有十多里远的小镇上，腊月天里，人多显车少，借着来来往往的汽车之力，寒风鞭子似地在他脸上抽来抽去。健康缩脖子跺脚终于等来了辆班车，可上车后别说座位，找个站脚的地方都难。健康把两个包并在一只手上提着，腾出另一只手抓紧车上的铁杆以稳住自己的身子。车子行行停停，上客下客。车身突地猛一晃，健康右肩背上顿感一阵钻心的痛——有人踩着脚了。然而那只脚却没有挪开的意思，健康低头顺着裤脚往上看，是身穿旁站着的，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女子。健康用劲挣脱了她的高跟鞋，说：“你踩我脚了。”

健康的意思是人家能说出道歉的话，岂料女子却若无其事地回了句：“看我干嘛，又不是故意的。”

“你踩了别人的脚，怎这么说话呢！”

“咋了？车上这么多人，我有什么办法。大哥，怕踩你下去打辆的呀。”

“你……”健康气得胸口发胀差点背过气去。

有了这两次的不愉快，从丈母娘家回来后，老婆叫他去理发，健康二话没说就出了门。心说去去晦气也好。但晚饭后老婆提出让他去澡堂洗个澡，就老大不乐意了。

“昨天才洗的，怎么又要洗。”

“你不是理发了吗？”

“理发怎么了，理发时已经洗得很干净了。”

“不行，不洗澡晚上就别上床，一头碎发我可受不了。”

夫妻久别胜新婚，健康一则要陪着女人，二来也知道自己昨天让老婆不高兴了，洗就洗吧。健康本着应付的态度，光着身子在水里打一滚就上来了，想到不能这么快就回家，穿好内衣裤，侧身躺在椅子上迷迷糊糊睡周公了。是一阵孩童的哭闹声把健康拉回现实的。

睁眼，健康看见身边隔位上，一年轻男子一边手忙脚乱地给个小男孩穿衣服，一边嘴比手还忙乱地哄着孩子。刚洗完澡的孩子身子滑溜溜的，不好把控，男人身上没一丝热气，头上却不断往下流着不知是洗澡水还是汗水。孩子手脚划拉，嘴上哭叫着要妈妈。健康估摸这孩子不过三两岁光景，就想到自己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孩子，突地动了赶紧回家的念头。

临睡前，健康把这一天的经历都说给老婆听了，不知不觉间老婆已侧卧在他的臂弯里了。健康用劲搂了搂老婆，老婆配合似地往他身上挤了挤。

“老婆，我想好了，明年不出去了，家门口一样能挣钱，我要在家陪着你。”

老婆没出声，而是往他身上又挤了挤。这回，健康感觉到老婆的劲儿还不小呢。



千里马

鲁义斌

千里马从大学毕业了，他品学兼优，原以为找工作不成问题，可没想到到社会上一看，就业形势非常严峻，眼看山穷水尽了，这时他看到一则招聘拉车的启事，工资不高。千里马安慰自己，算了，放下架子，从最底层开始干起，也能成功，就欣然去竞聘。公司一看这么好的千里马来给自己拉车，当然喜不自禁，录用了他。

尽管千里马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，可工作一直没有起色。数年过去了，他还在原地踏步。他为此非常苦恼，就去找智者。智者建议千里马跳槽，他犹犹豫豫地说：“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没有竞争力，能干什么呢？”智者看了看千里马，也的确如此，如果贸然换地方，说不定他连车都拉不了。

智者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是千里马啊，按说怎么能干这样的活呢？你看看，跟普通马长期呆在一起，千里马也会退步的。”

千里马还是心有不甘，他央求智者无论如何也要给自己指一条路。智者考虑了一下，说：“算了，所谓行行出状元，很多普通人通过努力也获得了成功，何况你还是一匹千里马呢。你还照你原来想的，在这个位置上，好好运用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应该也能脱颖而出的。”

千里马这次是痛下了决心，一定不能再重复过去的生活了，他得振作起来，恢复千里马的威风本性。于是他发愤图强，别的马在拉车的时候，他要多拉几倍的活；别的马在休息的时候，他依然在干……就这样，他慢慢积攒到了“第一桶金”，又慢慢赚了很多的钱。

可是，千里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——他发现自己不快乐，非常不快乐。因为他虽然很有钱，虽然在别人眼里很成功，但是，他却并没有快乐。

他又去找智者。智者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你不快乐，是因为你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。”

千里马蓦然醒悟：是啊，他虽然很有钱，但却一直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——拉车；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——奔跑。

千里马不再拉车，他去了草原奔跑。可是，人们笑了，说：“大伙看那个家伙，疯了。”



健康的一天

鲍山宏